# 壺關縣志

十至十四

唐列女

張延賞夫人苗氏宰相晉卿女延賞累代台鉉爲女擇婿莫有入其意者夫人有朗鑑特選韋皐以爲必貴旣就婚皐性度高曠不拘小節延賞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侮夫人待之常厚而抱不平皐妻泣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於兹爲尊卑見誚而虛擲光陰乎皐乃辭去後權隴右軍事德宗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帝旋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詭名韓翔去城三十里有報延賞者曰

代相公韋皐非韓翃也夫人曰是必韋郎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安能乘吾位乎夫人曰韋郎昔雖貧賤氣凌霄漢以不屈媚相公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次早入州延賞憂愧曰吾不識人遂潛去皐待夫人過於布素時

元

郭氏兩李氏俱壺關王門婦王爲壺關甲族四世同爨郭夫宣提領本州稅課時以能稱宣歿郭守節四十年宣從弟宇從姪英俱早逝宇妻李氏守節五十年英妻李氏守節四十年胥以壽終一門三節縣尹鄧

朗上其事於中書免徭役加優恤翰林國史院編修

趙天麟為之志

王天祐妻劉氏將歿囑其婦曰我不幸早逝汝善事我母訓我子毋貽我羞劉曰夫天也言不可負既寡喪粥面墨衣布簪荊事姑教子學正楊雲為撰賢孝碑在白沙村

明

王觀妻程氏年十九夫亡遺孤昇平甫朞持喪三年每詣夫塋輒悲號幾絕哀動路人父憐之欲奪其志乃以死誓終身紡績以養舅姑洪武二十九年旌表年

八十餘終

庠生楊昱妻呂氏昱卒呂自縊以殉嘉靖十二年詔旌

閻贇妻張氏弘治七年贇卒張年二十一歲遺子節嘉靖九年節亦卒又撫其孫至于成立巡按陳劉俱表其閭

庠生郭㤄積學敦行聲名籍甚二十而卒妻張氏守義三十年內外無閒言知縣傅承慶請于上官奏聞旌之

牛相妻路氏太學生要翰之女也生子亦彌月而相卒路撫遺孤奉舅姑苦節三十餘年而卒子繼先後膺

歲貢知縣徐行申請當道旌之日毋貞子孝
馬漢妻程氏弘治十七年漢卒氏方二十歲守節四十
七年嘉靖二十九年廵按陳給扁旌之
平齊妻張氏正德十年齊故氏方二十歲遺一女守節
三十餘年嘉靖二十九年廵按陳給扁旌之
平翊妻張氏正德十二年翊卒氏二十一歲遺二子守
節三十餘年卒嘉靖二十九年廵按陳給扁旌之
楊準妻李氏家貧年少守志夫歿時二子俱在襁褓紡
織撫育長子後列邑庠享年八十二卒萬歷六年知
縣提學道俱旌其門

陳設妻萬氏年十九歲而寡子方在抱家貧苦不能自給乃緝纑紉織以為生子遂成立守節五十六年以壽終

庠生閆鉅妻宋氏

陳志高妻吳氏

郭江妻宋氏庠生陳霆妻常氏以上俱守志節

牛進寶妻杜氏二十四歲寶故苦節六十一年壽八十五歲卒萬歷四十一年巡按蘇具奏禮部侍郎孫題准旌表

姬守揖妻郭氏夫蚤卒矢節終身萬歷四十二年巡按

蘇具奏禮部侍郎孫題准　旌表

梁欽妻劉氏十八歲歸梁二十歲夫歿遺男棟尚未週
歲劉勵志守節茹苦如飴撫兒成立任六合縣驛丞
劉壽七十八歲而終

吳棟妻王氏二十七歲守義教二子從周丞典俱入黌
宮壽七十八歲終

太學生宋洽妻秦氏二十六歲守節至七十六教子之
光食餼于庠撫院蔡給懸扁旌之

張琥妻楊氏三十歲夫歿遺子丞祿甫五齡茹荼甘貧
教子丞祿泊孫勲悉列黌宮不墜張秘書監丞家聲

者楊氏之力居多也壽七十終

秦一卿妻李氏二十三歲守志長子仕俊年方四歲次子倘未彌月茹苦甘貧供子就學其膏火束修之費皆自手指中營辦後子俊貢太學候選訓導壽七十九歲終

韓天民妻李氏二十五歲守節至六十五歲有一子之屏妻牛氏生男女各一之屏又故李氏同媳堅心苦節撫養孫男孫女以期不絕韓氏似續

生員張朱妻王氏歸張朱二載夫歿遺子一孀居二十餘載崇禎壬申流賊之變奔東掌村依母氏棲懸崖

土穴中縫其祖服結束甚固且懷短刃賊用火攻之
氏遂被執罵賊不屈竟爲刲死
張斗熙妻程氏程宗道之女舉人程于藩之妹崇禎五
年十月流賊焚掠西火鎮其父率氏偕姊適賈名卿
者妹適周基邠者避難於縣南高家埡之土穴中賊
至圍之用火攻烟焰漲天匿者奔出牽氏袂上馬氏
不從墜馬賊怒殺于河其姊被掠倒投厠死妹跳崖
不死又投繯焉三女同日俱盡
國朝
劉加義妻向氏劉加延妻牛氏姜瓖之變二氏同避于

荒野爲賊游兵所得曳之上馬則投地大罵賊露刃脅之二氏延頸掠髮夷然就戮賊遂殺之月餘收其屍形骸不毀面色如生牛倬弔以詩曰露冷風寒泣暮蛩哀猿啼處弔芳踪雙竟不逐鉛華落縹緲東山第一峯

皇甫德妻晉氏十八歲值姜瓖之變舉家逃難紅嶺賊圍之窑知不能脫叩拜公姑以死自誓賊扶上馬三扶而三墜竟不從賊遂殺之

庠生姬屏周妻牛氏年十九歲夫亡守貞歷三十餘年家最貧備歷艱辛撫子升元入黌宮

吳璉妻宋氏夫亡哀慟幾絕越日投井死

[illegible]

將之二氏姪預持髮衣欲數賊遂殺之[illegible]

屍首懸下毀面色如生奉得旌以詩曰[illegible]

[illegible]髮被帶出身手為[illegible]不遂[illegible]

第一舉

皇甫德妻曾氏十八歲值髮賊之亂舉家避難[illegible]

聞之聚知不能脫即拜公姑以死自誓賊挾下[illegible]

挾而三嘔罵不從賊遂殺之

[illegible]生姬屍[illegible]妻牛氏年十九歲夫亡守貞[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吳縣貞女宋氏許字京城錢敬熙錢歿日赴其家

列女

庠生秦孕昌妻郭氏庠生之翰之母庠生馬問仁妻楊氏庠生獻圖載圖之母王能得妻申氏庠生召之母張令教妻王氏庠生段耀妻李氏庠生超凡之母以上俱守志節列于舊志者

王親臣妻馬氏夫亾氏年二十三歲家貧如洗日啗糟糠堅守苦節又遭內變屢受艱辛不易其志撫孤王顒入庠享年七十歲卒

庠生郭應會妻曹氏會故氏年十七守志終身當事旌

之云貞貫金石節軼古今

庠生秦殿掄妻趙氏年十九其夫感暴疾而亾氏誓不改節子承周年未週歲其伯翁之璧憐氏之志撫訓其子後入泮氏以苦節終

王加節妻閻氏節亾氏方二十撫子克明後克明亦少亾遺幼孫省曰赴田間剜苦菜剝樹皮以度日守節五十年孫得成立

郭世全妻岳氏年二十三歲夫亾遺孤崑未周歲氏含荼茹苦教子入庠乾隆十一年旌表

丁二則妻趙氏二十六歲夫亾自縊以殉乾隆十三年

旌表

李忠心妻郝氏二十四歲夫亾自縊以殉乾隆二十一年馬令遣典史以羊豚並製文祭之乾隆二十三年旌表

姬繼殷妻王氏二十六歲夫亾遺孤女二歲其夫旣葬乃謂弟婦等曰汝輩善事翁姑家人不喻其意乘隙自縊

連克孝妻張氏二十一歲而寡其兄欲其改適氏則素衣簪荆以兄言爲不義而遠之守節四十餘年人無閒言

郭廷翰妻宋氏十九歲守節姑病常在牀褥氏侍奉不懈及姑死負土成墳盡哀盡禮親見遺腹子生孫有司聞而奬之

武帝詰妻張氏二十七歲其夫死於非命朝夕哀號誓不復生數日後歸省父母回家卽自縊邑令旌之

馬士成妻翟氏二十八歲夫亾俟夫殮畢自縊以殉

雷起璧妻崔氏二十六歲夫亾無子遺薄田二畝破屋一間事孀姑三十餘年自食糠粃而養姑瀡滑甘及姑壽終賣田供含殮葬時扶柩而擗男女觀者無不墮淚雍正元年入通志

郭洪坤妻王氏乾隆三十二年夫亡遂投崖求死既延數日而殞

秦支啓妻靳氏甫字夫殞不食五日而死

廩生連冲霄妻韓氏二十一歲夫亡奉養孀姑恪修婦
道教子稃食餼於庠雍正四年請　旌

郭式妻王氏二十八歲夫亡無子翁姑衰老念氏無依
心欲嫁之氏曰我若改嫁翁姑誰侍因以死自矢嗣
其姪隣里高其節

郭代亨妻蓋氏年二十一歲夫亡三日自縊以殉

張珍妻劉氏年二十二歲夫歿孝事孀姑教子瑞璘以
歲貢任孝義縣訓導諸孫俱列膠庠入成均享年八

十一歲

馮君聘妻李氏年十七而寡守節四十五年迄如一日

王廷顯妻張氏年二十一歲夫卒孝事孀姑守志六十載終始一節有司扁旌

王金箱妻曹氏少寡苦節享年九十三歲安令旌之

陳廷祐妻牛氏少寡守義教子彥卿遊庠李令扁旌

馬之祿妻羅氏年二十一歲夫歿守志家貧能孝事翁姑撫育孤子享年七十二歲

劉萬艮妻馮氏年二十一歲夫亾子倜尚未周歲孝事翁姑子長遊學織紝以助資斧迨其子入府庠村中

議舉其賢行氏止之曰守節婦道之常至孝于舅姑

訓子義方萬分未獲其一衆遂止氏卒鄉里稱之以

爲有古淑媛風

魏子琢妻許氏年二十四歲夫歿於外一慟幾絕娣姒

勸以夫尸未歸遺腹未辨因飲水復甦後果生子奉

舅姑撫孤子備嘗諸艱卒無怨言

王蓮妻張氏年二十一歲夫殞哀毀幾不欲生所親責

以宜撫藐孤乃盡屏向所服飾荆釵裙布足不踰閾

者數十年教子錫璽貢入太學舉耆賓孫飛熊開運

但入邑庠

丁太安妻楊氏年二十一而寡子方彌月家無生計挑野菜拾枯柴以度日父母欲奪其志寧死不可撫其子存既長有勸其爲子謀娶者氏泫然曰吾公姑及伯兄猶在淺土娶婦尙可緩也母子爲人傭作聚錢十餘緡卒營葬三喪云

王可陸妻王氏年二十二歲夫亡無子誓不改醮守節四十餘年繼其族子以承祀貢生王華浙有詩云無兒嫠婦更兼貧不比尋常守義身持定堅心同鐵石生成傲骨是松筠青年歷盡含茶苦白首只如斷髮新信道時窮方見節柏舟詩後有斯人

王鼐妻任氏年二十一而寡事姑最孝每聞姑嚏咳聲雖午夜必起視撫摩每食必躬奉盤盂以進澣滌必親不假奴隸家人或語以過勞曰吾婦職宜如是況代吾夫子道乎撫子錫琳貢太學亦早世又教其孫敢元培元俱遊庠人以爲節孝之報云

張孝妻陳氏年二十歲孝歿無子氏誓守節以奉舅姑其翁張世富卒於洙氏親往扶櫬歸里營葬備歷艱辛事孀姑最孝謹晝夜織紉以奉滑甘而已常缺食日侍姑側人未嘗聞其叱咤聲鄉里共稱之

姜國忠妻吳氏年二十二歲夫亡家無資業其翁失明

姑又多疾病常臥牀茵氏以績紉營辦奉養維謹撫
孤子至於成立黨里咸稱其節孝云

許鹿妻杜氏年二十六歲夫卒子岐鳳方五月對曰自
誓子稍長嗜其母兒云若雖有孤兒實一廢人勸其
改適氏曰吾子雖不能語究不得謂吾夫無子也厥
志不易後爲子娶婦宋氏甫三年而其子又亾婦宋
氏念姑老無依亦矢守義嗣族子姑壽八十三歲婦
六十餘歲皆以完節終

楊在田妻杜氏年二十一歲夫遘疾語氏曰我病必不
起以老母託汝柰無子何氏痛夫病危未及答而夭

殞乃斷髮指天以誓曰所不終夫之託者有如日家最貧極力以供甘旨凡澣浣必躬親嗣延族子姑以壽終喪葬盡禮哀慟之聲聞者隕涕

任加榮妻平氏年十八歸任其夫即遠賈氏勤織紉以奉翁姑其翁喜宴客氏百計具酒食問所從來輒謬對曰家之餘貲也姑有女善譖數被撻辱卒無怨言未幾其夫遇疾性較躁急少失其意即見凌虐氏如不經意調護愈篤夫卒氏痛不欲生家既貧其子又幼翁姑料不能久留待之少疎氏見翁姑不悅含淚不敢下引孤嬉戲必俟開顏乃止其子成長又不幸

五喪妻室所遺孫兒女皆氏撫養年雖老紡磚箴管晝夜不輟葢一身而兼全四世也

郭成妻李氏少寡守義家最貧或有周以粟者氏正色拒之居常日惟一饘甚至斷炊撫子瑜成長卒完其節

梁之翼妻李氏年二十六歲而寡苦守志行其繼姑遇之少恩氏奉事維謹卒亦感悟撫訓二子其次子淵成遊邑庠

郭壘妻畢氏年十八而夫殞氏謂所親曰吾志在必死但念姑止一子我又無所出我死姑將誰依於是撫

爲飲食旣而其姑以氏年少無子且家貧勸之改適氏泣曰婦之所以隱忍不死者爲姑故耳柰何不知我心乃謀繼嗣于其家族無昭穆相當者不得已以其姑之姪孫爲已子姑病且篤囑曰以我累汝我死汝益無依盍自爲計氏終不聽旣葬其姑服闋爲子娶婦卒完其節

吳加富妻陳氏二十三歲而寡遺子女各一亦相繼夭先是與其夫弟加成加盛析箸乃仍與同居勤苦操作以佐家計孀居五十年始終不渝鄉里以賢節稱

柄按紀載必覈其實况事關風教茲取邑人士原

呈兼博採輿論必確得其實者乃登焉不徒以影響
語率載慮濫竽也
張新富妻秦氏子達之婦平氏秦振業妻馮氏子學賓
之婦王氏平廷選妻陳氏子訓之婦吳氏王國士妻
王氏子存禮之婦陳氏牛瑞妻李氏子克寬之婦平
氏王匡佐妻劉氏子光前之婦郭氏閆承錫妻雷氏
子重之婦吳氏以上俱姑婦守義而嗣徽一門者也
庠生董學詩妻韓氏宋學晢妻張氏張浩妻王氏吳玉
妻馬氏牛富妻王氏張昌泰妻姜氏牛俊妻韓氏牛
星科妻陳氏郭丕寧妻王氏宋大承妻閆氏石海仁

妻王氏張某妻郭氏庠生恭已之母王璦妻張氏秦

鑑妻李氏牛星耀妻秦氏武帝琨妻李氏武永興妻

宋氏郭景賢妻牛氏武懋尚妻李氏趙𢼸松妻張氏

梁之仕妻程氏平弘道妻門氏牛順妻馬氏門之法

妻宋氏璩友彪妻李氏庠生賜麟之母李林妻宋氏

李如賢妻侯氏牛懋禮妻張氏李漢輔妻趙氏門瑄

妻張氏其弟琨之婦韓氏門斑妻裴氏常文茂妻秦

氏平珩妻劉氏庠生其政之母任加財妻王氏庠生

嗣尹之母杜進義妻李氏庠生門必用妻杜氏申爾

俊妻王氏陳來斌妻程氏庠生雷世龍妻韓氏其弟

世仁之婦平氏王大才妻馬氏庠生陳喆妻秦氏庠生喆士之母王君佐妻李氏庠生兆熊之母程世豊妻郭氏閆臣妻萬氏庠生吳恕妻平氏庠生李發元妻劉氏崔楷妻晋氏閆洪妻關氏庠生慶雲之母李増廣妻趙氏程鈞妻連氏程珠妻閆氏平鈞臣妻秦氏平文璇妻關氏閆普妻馬氏王昌妻張氏賈文妻劉氏其弟海之婦張氏王正綱妻雷氏庠生平謹妻張氏趙哲妻秦氏庠生國幹之母秦萬敬妻蘇氏任友才妻萬氏吳天錫妻張氏庠生灌之母王輔全妻高氏庠生錫旂之母閆寬妻段氏陳所衛妻趙氏陳

廷颺妻張氏其弟廷柱之婦張氏以上俱守志節[illegible]

柄按以上諸婦查邑人士所呈事實大率相似槪爲冗敘每苦雷同從通志例使見其名氏者胥慨然曰是皆明從一之義而矢靡他之[illegible]者也白幃青鐙夫亦可以無遺憾矣

補遺

張萬資之妻杜氏

崔瑞之妻李氏永泝之母貢生楚[illegible]

程業灝之妻吳氏庠生文釆之母

吳橋之妻萬氏 吳國寧之妻陳氏 崔棟之妻李氏

張羽朝之妻郭氏庠生文俊之母

張聖基之妻王氏 宋台臣之妻劉氏 閆忠之妻張氏

宋好仁之妻張氏壁統之母

## 寓賢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座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用筆說

祝公道河南人建安中郭援破絳邑捕得邑長賈逵因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耶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公道游壺關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阨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名姓援破逵乃知前出已者爲公道後公道坐他事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張從恕東光人父仲素仕元爲長沙通判從恕亦爲元西寧總管元東歸寓居壺關遂爲壺關人子謙舉茂

林大忠福建莆田縣人康熙己巳年間爲澤潞叅將後

遷九江副將署平陽摠兵遂家壺關子端盛太學生

善醫孫開甲遂爲壺關醫學因世其業焉

仙釋

漢

趙瞿病癩垂死有以藥囊授之者服百日果愈後復過視曰此松脂耳鍊服不輟年七十見彩女長二寸遊口鼻間一年女長如人在其側嘗聞琴瑟聲壽二百許顏如童後入抱犢山不知所終

晉

紫團眞人隱居紫團山修眞冲舉其遺詩曰閉定天廚只一呼天罡不動運陰符流精鬱勃歸金鼎鍊出神丹滿玉壺龍眉子引以爲金丹口訣

北周

芊上人修眞寶岩寺端居石室猛虎自伏後坐化遺骨甚香其徒建塔崇奉寺在太行山巓俗名金燈寺

隋

安眞禪師住多寶寺隋開皇間賜號紫衣禪師唐宋累加封號

唐

安公隱居壺關山中素爲土人頂禮及卒山出石棺土人收瘞之卽以安公名其山

樂氏二仙女屯留人其先世陵川商微子之後父山寶

母楊氏感仙光而娠誕有奇德繼母呂氏御二女甚酷單衣既足冬使採茹二女性至孝泣血浸土化爲苦苣其葉有赤班若血痕然得一筐以歸母益怒移家於壺關紫團山又令拾麥於外無所得畏母捶楚仰天號訴俄黃龍下降少者先升須臾黃龍又降長亦升胥易金縷絳衣鳳冠繡履仙樂響空天香馥路土人立廟祀之宋崇寧間顯靈邊戍賜謚冲惠冲淑眞人

元

道榮紫團僧了悟能振宗風

慧冲有道行延祐四年居清凉寺

晏北黄村關天慶之子幼即從清凉寺慧冲爲徒入

定通禪後於鳳凰山建立道場即今金山寺是也寺

固無水師嘿祝巽巖甘泉即湧出又能分身赴會同

日俱至衣履不殊以此名聞京師賜袈裟紫絛玉環

爲宗門師表

明

秦失名　新興二里人伊兒因不務家業逐之騎牛至壺

關神頭嶺乞丐有夜窺者牛乃虎也後坐化於村西

佛堂至今角殿尚有卧象

寂慧清凉寺僧幼年雲遊寰區名山勝境無處不到崇
禎五年歸錫見寺宇傾頹即立死關募緣重修明藩
保定王嘉其苦志碎關放出施助百金一新佛象梵
宮慧隨居清凉山嶺二十年不出戶外惟以施藥濟
人爲事每言人禍福輒應一日晨起語徒衆曰予止
四日在人間至期宜環立念佛不可悲涕及至第四
日早沐浴畢盤膝端坐鼻珠垂胸無疾而逝甲申歲
有訪謁者題詩云古刹高颷風颯颯夜凉疎月影微
微尋幽避寂逢支遁欲脫樊籠借指歸
魏文昌壺關人本農夫輟耕憩神祠見梁端有書取視

則風雲變色持歸作地室習之遂盡遁甲覆射之術能隱形變化嘗有事被逮剪紙爲兎鋤禾者競逐得脫川有桑掛其冠昌手拔殆盡迄今其地無桑人以左慈方之或曰文昌後亦尸解去

國朝

立禪俗姓張名加修遷善二里南掌村人幼卽潛心內典年三十餘於杜公嶺爲僧後至五臺山石穴中閻修有虎守門僧人共異之迎至寺中供養一日忽自起擊鐘聚衆詢之乃云汝輩速往山中視之衆僧趨往見一小僧因取薪爲虎所傷其神照若此後遂不

食不語面壁立修三年康熙四十年

駕幸五臺詢其禪悟以筆對因封爲立禪祖師謝

恩後即仆地肉皆消落惟骨存焉僧衆建塔瘞之塔至今

存

藝術

元

秦邦紀號雲岑子元至元間以善書賜官嘗畫五龍廟

牧鶴眉見四輔柱公數序

王天利壺關人精于陰陽術數爲壺關陰陽教授著三

元正經三元節要行于世子履道宏道與父齊名

古蹟

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綮卽爲冢焉諸生尊爲師法陪葬者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爲令狐墓上黨郡記

抱犢山在壺關縣上黨東南地高七十丈有石城高十丈方一里南角有草名玉枝冬生花高五六尺味頗甘取其葉末服之方寸二三日不饑宜五穀多食物無惡毒寇賊不至俗云後魏葛榮亂民抱犢入此山道書福地記

檀山在縣東北三里唐徐王元禮兼潞州刺史獵於檀

山下逐白鹿至縣東二里許隱於穴中因立白鹿觀於此

陽護城在縣東二十六里今陽護村慕容永據長子時築

盍陽城在縣東南六十里今城頭村慕容永築以拒慕容垂址湮

皐落氏故墟上黨記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畢

䪾陽岡縣治後魏嘗置縣址存

羊腸坂漢志此魏志晉云在壺關縣

五馬門北魏志壺關有五馬門

高望堡唐武德四年析上黨縣置壺關縣於此貞觀十七年移治進流川

二仙廟碑在神郊村舊廟在南山麓水侵蝕壞廟居民移于北山麓碑刻頗多其隨廟移者過半大者棄田中文字尤佳 府志

赤壤川北魏志其地寒而早霜

參園卽南極園在紫團山石間生參似人形一名人銜一名神草大者徑尺小者六寸唐周繇以人葠遺段成式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眞形自紫團舊傳有

服參飛仙者本草亦名紫團參爲上今園已墾而用
矣
靜軒縣治廳事東宋縣尉陳留范鉞建康寧四年七月
一日撰記今碑石現存縣署二門墻內
駐雲亭紫團山三十六景之一宋王輔道有詩
王輔道紫團山詩石碣以搨本累僧碎之埋於山麓後
人踪跡掘之止得八石嵌於慈雲寺壁間後止存四
石縣令朱輔移置學宮今又亡其三惟存一石
磨崖碑三十六景之一縣崖上鐫古籀書宋王輔道行
詩在雲蓋寺西崖

照城土名趙城[illegible]慕容永築以拒慕容垂者

拙庵在縣南紫團鄉洪武初邑人杜斅依山築以自居
因扁斯名有記紀其事

麗澤齋在縣境潞州學正邑人申甫築爲遊息之所杜
斅爲作記

勤政堂在縣治後天順二年知縣楊勳建

呂仙筆在靈顯觀

邱墓

周華陽君馮亭墓在壺關城西五里馮衍顯志賦瞰太
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峥嶸悼邱墓之蕪穢兮恨昭

穆之不榮章懷注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
東行之遠祖馮亭爲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
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
縣西衍在關中遥相望之郎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
舊都者也　通志

漢三老令狐茂墓在縣東二十里崇賢村明劉龍有墓
碑前令朱輔及章經重加修築

周亞夫墓在三老墓前

唐苗氏塋左相苗晉卿自爲父撰碑文有鵲巢碑上賊
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

太師苗晉卿墓在龍溪山北

霍處士墓在城南七十里名艮河東霍邑人子孫於

此聚族故名霍村

元廉訪馬繩武墓在縣北二里龍溪山下有翁仲碑文

秘書張時髦墓在縣南一里有碑記

王孝婦劉氏墓在縣白沙村王天祐妻

段志元墓在縣南二十里安縣村

明四輔杜斆墓在縣東南林青村

榜眼郭翀墓在縣南栢林村

翰林張鐸墓

知府楊能墓

參政楊奇墓胥在縣西栢林村

郭端孝墓在紫岩山下

國朝御史楊四重墓

同知楊四易墓胥在縣西栢林村

祥異

漢成帝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入壺關口舊志無

金太和三年有大鳥集壺關之北山其羽五色爛然黼冠鷄頂尾濶而修狀若魚尾高可逾人九子差小禽鳥萬數從之皆成行列首皆北向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若殷雷林木震動留一日而去

元至元十九年蝗禾稼草木俱盡民饑相食

明成化十年雨雹秋無禾

弘治比年豐稔斗粟十錢

正德七年饑

嘉靖七年饑　辛卯有秋　二十九年木稼折枝
癸丑大饑　乙卯年地大震　丙辰丁巳戊午連歲
有秋斗粟二十錢　嘉靖三十二年饑訛言採選童
女民間女十三四以上遍行婚配遠近譁然　三十
七年歲連稔斗粟二十錢　四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雨雹如鷄卵　庚申辛酉歲稍祲斗米百錢　甲子
夏氷雹如鷄子　丙寅年斗米百二十錢
隆慶六年歲歲有秋
萬歷十六年歲祲斗米百五十錢八月雹如鷄卵是
冬米價如常

崇禎六年四月五月不雨斗米銀三錢黃山之東坡有白土類如白石脂居民取以爲食時謂黃山麵

十三年六月七月無雨苗不能穗穗亦不實歲大饑冬斗米銀三錢明年春斗米銀七錢民掘草根剝樹皮以食死者不計其數人相食雞犬豕三物村落幾絕其種　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地震初八日東鄉崇賢一里地方冰雹如盌厚尺許

國朝順治四年雨雹　八年雨雹大如拳　十三年旱饑　十五年雨雹

康熙四年雨雹傷禾勘查免糧有差　七年雨雹

十五年雨雹傷稼　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大雨連綿直至九月二十五日方止官舍民房倒塌無數城垣傾頹過半知縣章經修築

雍正九年黃野齊村民馬之璧妻李氏一產四男

藝文

上武帝訟太子冤書　　漢　令狐茂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盛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乎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

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怒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言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日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文詞雅麗策　　唐　苗晉卿

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而保大定功勳業葢時也遠金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澆淳教隨繁畧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於此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家作乂所謂孚虞育夏甄殷陶周革獘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若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眞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澤以著恩愼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罻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醴泉臣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節情情疏則禮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

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
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修先王之好生存
大易之緩死項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修省刑罰之謂
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
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揖
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
曰四時五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
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請以對用釋余疑者
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于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
將其敢專既勞顧斃何易盡言雖敢畧而陳之尚未臻

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惟明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

襦袴之內無貧民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
爲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
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
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修漢宣故
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爲師持清靜守職勵翼
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愼
選乃條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
肩袭職者光映册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
蕃並爲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爲之首百工惟
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爲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覲

其志沒以諡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世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葢其節大名盛則禮優諡崇太師德冠縉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諡之制宜以鄭留爲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質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諡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志銘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

祭京光少尹護喪龍旗輤車鹵簿哀導加於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於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兹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臺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遂鄭謁至尊於蘇殿議大計於轅門

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於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
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
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
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
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
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滅復行公計果令天下大安
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元宗升遐詔公攝政肅
宗違代令公當臨遺命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
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討之勳安之總有平勃之勳
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

曉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覲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體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閱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殁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黎垂向[illegible]稷監咸寺丞璟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斷行孝足以揚名欽德立銘顯昭先烈學文之

容敢忘大勳其詩曰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
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沉廟謀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
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援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
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
袞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
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
不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嗟峨碑
版窆兀封樹鳴乎相國韓公之墓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

韓　愈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志

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

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肅其
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龍子貴幼煢煢其哀介介其
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嘆息
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纍纍外孫有携有嬰扶
床坐膝嬉戲讙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
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
墓以賛碩休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志銘　　韓　愈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以晉而邑於苗世遂
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于民卒遂家壺關曾大

父延嗣中書舍人大父含莜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頴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後辟不肯留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歛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于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貲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為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天將以是妄施耶

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柰何

靜軒記　　宋　范　鈸

熙寧三年十二月來尉於壺關始至之日見其窮山荒嶂環乎左右視其官居庳汚底滯凡目之所及莫不使人歔欷旣而翻然曰是豈不足以居耶九夷居之君子猶不以爲陋況潞距京師纔數百里而斯邑也又在潞之左是可處也居三月得故材于廳事之東而屋之自書曰靜軒列以圖繪籙以簡編當其無事時一寓之于

文字筆硯之間顧不可嘉哉而世之能文者皆以詩遺
靜軒然吾之爲是軒故非掇靜之名而欲激于時也以
爲天下之事來也無窮而其應甚煩以我之甚煩對彼
之無窮猶鞭駃馬決積潦疾馳大潰而不知止者噫亦
惑矣大抵人性無不靜有時而動者物撓之也故吾之
爲靜者將以禦夫動也天下之物吾不能以一已勝之
使外物不足以攖吾心吾能以虛而待之矣若夫巢乎
深山之谷釣于野水之濵或耕之田或築之巖此古之
眞靜者吾不得䟦而至焉然坐于一軒之中蕭然自放
野鳥容與而上下山雲卷舒而去來倚佳木而長吟引

瀟颯而獨嘯吾之樂如此與夫逍遥乎自得之鄉而超出乎塵垢之表者亦庶幾耳本年七月一日記

樂氏二眞人封號記　宋　李元儒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秋七月禱旱于眞澤之祠至誠感通其應如響于是退述二女慕仙之意請于府丐奏仙號以旌嘉應府以事上于漕臺漕臺覈實俾具靈跡乃詢邑民得先後禱感應之狀復于漕臺旋蒙保奏如縣所請既達宸聰即賜俞旨太常定議禁掖命詞越政和辛卯夏四月丙辰勅封二女眞人之號長曰冲惠次曰冲淑于是縣吏奔走承命涓日祭告罔敢怠豫既而伏

思國家事神治民之事厥有常典明德恤祀務極褒崇名山大川百神之祠有功于民咸秩無遺錫以廟貌寵以爵秩不吝徽稱以答神貺以能相吾君仁民愛物之治故也恭惟主上紹休聖緒加惠元元哀窮恤隱罔不惟民之承雖堯舜用心何以加此是以開眞人之靈享從有司之忱辭而加爵命焉縣令之任最爲近民職在承宣孰敢不祗若天子之休命謹按二眞人本樂氏子圖經所載豐碑所書第云微子之後皆畧而不詳屢加博詢莫究其始比于祠之東南幽谷間曰櫻桃掌得眞人父母之墓其碣乃乾寧甲寅歲所作是時眞人之靚

貴久矣眞人降神于巫命改此兆符驗之應其事有五
雖紀父母諱氏而不及其他至于眞人仙去之由亦莫
得聞乃喟然嘆曰眞人感應之迹如此當時紀事之人
不遇作者使後世無所考焉可太息者也姑述眞人顯
應昭著孚佑一方與今主上欽修祀典惻怛爲民之意
而書于石紀實傳信庶無愧辭政和元年六月初一日
縣令通仕郎濟源李元儒謹撰

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扶

風郡伯馬氏之先德碑銘　　河東張起巖

泰定二年夏五月余拜監察御史時馬君象先爲同官

比達京師象先僉中書事明年余爲員外郞爲郞中與象先同在右司情好最洽無間也爾後余以憂去聞象先持憲江浙隔濶三年矣冬忽貽書曰繩武卹哀茹痛奉先妣太君之柩自京師走葬先塋附於先人郡伯之墓亦既襄事自惟早承家訓始學暨仕以及今茲推恩所天獲霑渥命者再欲立石以表塋域敢因同僚之私屬筆於子涕泣再拜以請余覽其書知太君之喪悵弗克躬奠也其於銘敘安敢以淺陋辭謹按馬氏爲上黨壺關人上世胥吏文代爲縣史高祖諱源字仲淵精於律義公牒文移一出其手郡縣視以爲式能以理諭解

諱者縣類以治高祖妣董氏曾祖諱銳字世用由其勇
銳仕昭義任帥府爲元帥左監軍因椽其府辟充知事
以勞再遷帥府經歷曾祖妣楊氏先卒繼杜氏次楊氏
王氏九子琮琓珪杜出也瑗瑛瑜楊出也玘瑾璋王出
也杜氏二女長適管軍千戶楊慶次適都監王政祖諱
琓字仲玉其第二子也夙以直諒著聞由平陽府吏選
掾甘肅行省歷許州沁州吏目卒年七十有四祖妣魏
氏躬勤儉端慤家人則之考諱維韓字安世讀書謹行
不樂仕進爲鄉里敬服至大二年十月五日以疾終於
家享年六十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追封扶風郡伯妣王氏前卒追封扶風郡君近故妣
王氏淑懿慈惠累封扶風郡太君以建歷二年十一月
五日卒杭州官所享年八衮二子長繩武次懋祖字克
中仕太常郊祀署都監二女長適李師貞次適杜稷署
都監司澤民懋祖娶張氏一女適王氏懋祖之卒張氏
嫠居守節宗戚賢之馬氏先世葬壺關縣北之龍溪山
自祖吏目府君而下葬潞州城北是爲今塋繩武象先
其字也甫成童勤學自立挈家童來京國躬淡薄勤苦
晝從事治府台事日昃歸讀聖賢書至夜分乃寢雞鳴
起盥櫛衣冠危坐燈下覆所誦書日以爲常成勤苦有

皆入充宿衛至大二年授左衛率府照磨兼管勾[illegible]
官掾刑部除佐轉運司幕府選爲西台令史轉掾內台
遂掾都省西曹調江攉茶運司經歷擢充戶部主事歷
刑部改承事郎中書省檢校官俄拜監察御史加承德
郎陞奉直大夫中書右司都事進奉議大夫刑部郎中
未期月以奉政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進中順大夫江南
浙江道肅政廉訪副使召爲宗正府郎中丁內艱不赴
娶趙氏王氏前卒追封扶風郡君王氏二女長適字术
魯氏次適楊氏再娶李氏封扶風郡君一子脩昌一女
魏童彖先通敏而明辨其在掾省也等其囚之輕重詳

敫陳之不置死者十有餘人皆得末減怨訟之得直者不預也在江西除湖山無名茶課歲爲鈔五千貫弊革而事治者可知也迨入左戸部所司集贓不啻萬餘緡爲餽假詞拒之至宵遯以去所自牧者可推也爲御史彈擊權要糾言時事無有避忌僉書通政時奉旨南京整頓驛置翕合物情使還上嘉其能賜金織幣衣一在浙憲日弾劾詰治不畏權勢審讞詳客雪其非辜研究誣枉而舞文撓法者竟不以巧脫有罪其材所施可驗也在友道情義尤篤死無所歸率錢買棺營葬以殯雖盛暑躬臨其傍其誠於己事可信也象先俾余銘先世

之碑因舉象先之善以附所以昭其考妣平昔教之之
有素也太常先歿不及見其子之大有成太君康寧壽
考則既受其榮養也存歿固有間矣而並受封爵以享
其報世德有徵也計象先方嚮柄恩寵有綸綍加封豈
碑載刻將不一再而足也然則余又當泚筆以俟銘曰
馬服之後以封爲氏後封扶風世望聿崇歷漢曁唐代
爲華胄奕奕清門典則爲舊世家壺閫器韞弗施官規
恪守蔚爲吏師歷世相承以文無害監軍佐藩益昌以
大或掾以仕或隱以居出處裕如綽然有餘慶鍾偉人
先志能繼中外踐歷志節遒勵綸命載錫封爵煒煌孝

以忠致於前有光隆隆上黨天下之脊欝欝佳城有安其宅窮石琢文閱世永存以顯其親以昭其後昆

重修玉皇七佛廟記　韓仲元

直壺關縣治之南二十五里所有聚落曰沙窟其西土山曰古聖西面炎帝之祠背紫微之煙翠屏處其右諸峯環合原野既平每憑高寓目勝概可盡是誠一方秀絕之地兵荒而後本村都統牛成之甥路仲平小字福童澤州解庄人也忘形落魄如爲神所憑依者曰如其處鑿地運土而不以爲勞歲餘得巨石高約一丈五尺廣濶如之其下石室二所東西相背左玉皇右七佛石像

儼然如是飾以金碧外則樹以簷楹凡鄉民之所請者
雨暘疾疫無不如願神異既著香火匯來至於隣邑及
他郡仰其威靈蒙其利澤者皆自置行祠而奉事焉澤州
高平縣前長官段某次男絹先作功德主於通義村立
廟有以見神之庇民者廣爰有本縣前縣令王公諱全
鳩工伐木營建小殿於其側又別爲屋數間俾主廟者
居之國朝至元五年洛州肥鄉縣邳公彥明來尹是邑
適以此歲春夏蝗旱常於祠下禱請致膏雨應期蝗不
爲災深思所以酬神惠者於石室之外上棟下宇以擁
覆之又覩其故址隳隘無以重神明之威於東百舉武

卜得爽塏之地經營基址肇立新廟爲歲時致祭之所功未及完而公移莅武安迨至元十六年己卯以承事郎同知潞州事且以前功未竟爲歉又與敦武校尉壺關尹牛天麟有平生之舊遂併心協慮謀於衆而營葺之人樂爲之用以貲以力未期年而厥功告成輪焉奐焉壯麗於昔日矣又設玉皇七佛之像於其中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不惟新一方之觀望抑亦使祈禳報本者有所依附則數君子之敬以事神義以使民又可見矣廟主元妙眞等謁余曰自路仲平得石像以來五十餘年於茲矣矻矻一簣之勤終致有成之效言念其事

上則官長盡規畫之勞下則鄉社之人多所借力將刻之於石以示後人可乎余以鄉里之故不獲終辭且爲直書其事云

新塑文廟十哲記　　元王天祐

皇朝鼓破竹之威盪平誅鋤稟氣食毛罔不臣妾混文軌壹統類然未至于消烽灌燧而終綏之事未嘗不留意焉是以風動寰宇自京師而下郡縣長吏承宣之暇莫不以增修文廟學舍爲先務豈天意未喪斯文而爲之兆邪是未可知也壺關廟學兵紛後奕毁殆盡惟正殿巍然獨存春秋釋奠行禮薙山布塊而已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一旦傑動崇基巍巍峻峙高門修廡奕奕有嚴洎講堂齋舍無非刱建宏敞壯嚴甲於他縣始於縣尹鄧公彥明潤色於蒲城張侯子成更二公之手僅能完備甚矣土木之興作非易也迨至元己卯縣尹牛公諱天麟自寧津移莅是邑謁廟之日祀香畢徘徊周覽久之慨然嘆曰廊賢諸儒彩繪既畢顏孟十哲反可闕焉何昧夫先後緩急之次敘如此越明季春縣務清簡偕重修公署畢暨達魯花赤撒只得簿尉郭璋詢謀僉同遂募工創修補塑十二像所費不給命本邑師儒叶贊之衣冠環侍儼然一新使莪冠博帶入乎門者瞻然

攸覩易簡畢茲能事頤不違歟噫夫子之道地緯天經
民彝人紀自微言絕響一紛于諸子再坑于孤秦異端
並與塗生民之耳目迷惑淺溺反覆沉痼不可救藥至
于衣儒之服讀儒之書汨于功利反隨而波靡者有之
此道學所以不明于世也士乎士乎固當培植義理涵
養心術苟無講明履踐之實不知由格物致知馴致乎
正心修身徇人欲而忘天理者非惟得罪于聖人之門
抑亦負賢侯獎崇吾道之意耳可勝嘆哉一日典史李
思溫焦德等來謁曰我輩歷事官長非一未有若公之
處事精敏明允篤誠者不爲則已爲則必成早見其比

懇求爲記僕以猥承青顧雖辭醜義陋不容以不敏拒姑摭實而書其本末因以私自淑者至元十八年冬十月初吉上黨進士王天祐謹記

## 增修宣聖廟記

元　張特髦

於戲道之大原出于天非聖賢無以傳故當元精鍾會之機天必生其人以爲是道寄使人心傳心授以開天常而立人紀也羲軒云邈儒先君子論道統相傳之次序斷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維時見知而得其宗者莫顏子曾子若也顏子卒其道無傳曾子以其傳授諸聖孫子思而道之精微益以著

後猶孟子出擴充之而愈大其承夫自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生自孔子而至孟子百餘歲間聖四賢繼作世有先後道之在人心者亘古今猶一日也故庸我蒸黎以迪夫民彝物則俾不淪胥於禽獸者其誰之力歟傳曰盛德百世祀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吾夫子德不遜於禹湯文武周公其功反有賢於堯舜故自魏晉以降由京師而郡縣崇廣廟貌而通得祀者惟孔子焉則其祀事往聖無以倖其大也稽諸禮釋奠先聖先師未始有廟也廟之設肇於漢元加孔子先聖顏子先師始定於開元前宋復躋孟子與顏子並雖百餘年莫之

懇求爲記僕以猥承青顧雖辭醜義陋不容以不敏拒姑據實而書其本末因以私自淑者至元十八年冬十月初吉上黨進士王天祐謹記

增修宣聖廟記　元　張時髦

於戲道之大原出于天非聖賢無以傳故當元精鍾會之機天必生其人以爲是道寄使人心傳心授以開天常而立人紀也羲軒云邈儒先君子論道統相傳之次序斷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維時見知而得其宗者莫顏子曾子若也顏子卒其道無傳曾子以其傳授諸聖孫子思而道之精微益以著

後獨孟子出擴充之而愈大其承夫自堯舜至孔子率
五百歲而聖人生自孔子而至孟子百餘歲閒聖四賢
繼作世有先後道之在人心者亘古今猶一日也故牖
我蒸黎以迪夫民彝物則俾不淪胥於禽獸者其誰之
力歟傳曰盛德百世祀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吾夫子德
不遜於禹湯文武周公其功反有賢於堯舜故自魏晉
以降由京師而郡縣崇廣廟貌而通得祀者惟孔子焉
則其祀事往聖無以侔其大也稽諸禮釋奠先聖先師
未始有廟也廟之設肇於漢元加孔子先聖顏子先師
始定於開元前宋復躋孟子與顏子並雖百餘年莫之

或改我元首尊孔子列聖崇祀加謚視昔為備然時屬造昧未遑稽古中原廟祀猶古也夫顏子學於孔子孟子學於聖孫子思弟子與師侍坐語道者禮固有之比肩並南面可乎且由孟子而視子思則師也其視曾子則又師之師也弟子端居乎上師降居於下思知二子必蹙然於冥冥中不能安其靈於一堂之上矣茲學廟圖將以明人倫令茲禮法所從以實而道置錯陳若是又奚以訓天下後世乎仁廟當陽武弛文張亟於繼述舉厥未修之典時則有若一二儒臣相與恢宏化本講求朝祀左享位次乃以専道為尊始定宅鄉斤部門

國公列位配侑東坐西向實延祐三年者令也前政乃
曠久不舉今澤之張侯由簿陞令既五稔於斯矣祗慎
所職恒以不聞敎其爲政務先雖儲需叢沓不暇給其
於文敎未嘗不留心焉今年春將釐正其位粵瞻廟貌
廹窄慨然有志於增修顧材用是闕爰暨監縣忽仙判
簿仲賢耿致道力協謀一爲士民倡邑人競勸捐貲以
相備工餼役其營搆則締結故廟宏敞嚴邃丹雘漆髹
於粲一時始稱其爲素王之居也昉事於三月畢工於
七月越八日上澣丁巳前一日奉安聖師於新宮儼然
南面獨尊復命改爲曾師像偕顔孟次列諸左師弟祖

孫奠厥攸居秩然有序乃祇會邑之良民師儒僚吏以修祀事籩豆既嘉牲牷既腯凡入而預祭者簪佩煒煌瞻仰新廟聖像森列如對如臨禮行用幣罔不致虔歷代曠典昭昭一時僉曰厥猷懋哉一舉而衆善集修廢墜尊國典也尊聖師崇明祀也尙文教敦化基也有此三善盍紀諸前文學掾高元善率衆于予文勒諸石予世家是邑策名春官嘗爲其邑大夫義不容諉遂摭其實以爲記

儀石碑陰記　張時髦

聖明更化丕闡治猷以次天子民爲首務方夏郡縣羣

諸循良吏俾司牧其民洪武紀元之冬十二月乙丑旣望二日丞若簿革來爲邑時兵燹之餘民生寡遂乃能志同謀協收合離散披荆棘立官府祇慎所職體聖心圖治以爲心歲再期神人叶和民用小康佳政裕如也廳事前有亭一楹石四尺許蓋昔之所謂儀石云今年秋九月幾望乃摘取克先哲王訓廸百官之粹語泐諸石以樹廳中扁曰警心於戲二公以智師人於前王遺謨固已識之精而慮之熟矣然猶乃爾耆蓋欲朝夕於斯目接心警不致或忘以副我皇上欽天子民之美意洎夫妙選循良之嘉惠偉哉其宅心切而要也由茲以

往小而發號施令大而折獄致刑克念克敬服膺勿失豈徒是邑之所嘉賴實朝廷之所深望也後之繼理者尚監茲哉克遵乃迹鄰政聞風而興起者一是宰由俾茲舉也振今垂後雖千百載猶一日也彼疆爾界猶一邑也先政後政猶一心也若然則邦家之慶生民福澤庸有旣乎

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敩　明洪武十三年

昔之馭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道泰蓋由善備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人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疎識

聖道真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勅諭

諭四輔官杜斅等制

昔有莘之耕者爲政社稷永安傳巖之野者在朝君仁民康斯二賢疊出成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諸近臣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卿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天人卿等愼之同安盛世故茲勅諭

杜祜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

龔斆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夏三月　杜斆司夏季三月皆上旬十日

趙民望司夏季三月皆中旬十日

吳源司夏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 重修神農廟記

杜斆

國家追祀典示報功也所在建廟歲享示感德也洪武三年庚戌六月詔新天下名山大川曁羣神之號辛亥命所司凡聖帝賢王春秋祭祀載於典祭以時仰惟炎帝神農氏之廟在任當祭奈廟建荒僻未獲追崇考諸

廟址去城東南五十里許里曰安化二里山水環抱神
儀靈嚴歲久罔知建始世傳帝嘗百草經此里人德之
建廟歲祭時洪武癸丑鄉耆向明輩議於衆曰鴻荒之
世三皇紀籙五帝方興逮我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民茹
草木未知粒食帝則樹以五穀教以稼穡農事興矣民
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則歷嘗百草遂作方書醫道立矣
農事興而民足食醫道立而民生壽澤及當時恩垂後
世其功德豈淺鮮也耶吾輩坐視廟宇傾頹垣墉淪沒
神將安依敬將安施可乎前人何感德而創之於前後
人何背德而棄之於後茲惟歲時頗豐貧者輸力富者

輸財俾殿宇垣墉一舉而新感德之報亦可少盡也衆悉從之樂事赴工戒期不爽正殿五楹兩廡各三楹華以金飾繚以墻垣次第而成遂請予記以垂悠久予曰追崇祀典國家之公也建廟歲享里人之私也公祀私享雖異報功感德則一非私創淫祠以惑世誣民者也乃以其始末錄之爲記

## 壺關縣新築南池記　　杜斅

壺關據太行巓地高亢土峭剛獨闕井泉利民曾有力者掘井深九仞始及泉雖水脈津津汲挹曾弗滿瓶或乃漬雪鑿冰給旦夕用其民苟有飢渴之害洪武丙辰

九月三山郭公丞是縣興利除害政教以行憂民飢渴不啻由已越明年丁巳春三月乃會羣吏屬耆衆而告曰縣之治南關故地爾衆向集而潦第以澣衣飲畜今洿壞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即農隙借民力是鑿是浚雨自西郊輸流泓澄唯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加額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允其請乃十日召集近縣郭民舂鍤齊興不旬日而池成其滀則護以木柵而防崩嚙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汙穢之雜坤隅爲閘兩壁翼張而環板横施俟大雨流行則起之以石砅注瀉而入水艮隅爲門兩楹山峙而扃鐍監設令衆人汲

挹則開之由石級上上而出水廣則呀焉渟焉廓其有容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瀆焉滉焉淵其不測宛若陰闢陽闔於以免往復遠汲之勞於以慰飢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名則曰惠澤蓋取語云因民所利惠而不費之謂於戲旨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爲困爲節猶地之廢與其水則爲潔爲洿今池轉洿爲潔猶卦轉困爲節旣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爲通乃因天之澤爲地之澤以地之澤爲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夫古之爲國者唯水事爲重故障大澤者勤其官而受封公由是將爲州爲

府而登庸於朝澤加天下其淵深其流長而或可以涯涘哉縣之耆衆某輩請文刻石而紀績以示永久焉公名柏字永齡由進士擢濠陽簿今爲壺關丞

麗澤齋記　　杜斆

麗澤齋者吾友申氏維嶽顔其遊息之所也夫自髫年力學强識同輩鮮或之先暨冠擔簦負笈西走秦雍得師友淵源後以魁易舉於鄉茲主教潞泮惓惓以名齋意勵諸生其限以成已波以及人可謂深探吾夫子贊易之旨矣辱屬爲記予弗獲以淺陋辭乃謂曰聖人之道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象之所示者深言之

所傳者淺固也先天下卦圖兌位東南其象爲澤以二陽實其下一陰闕其上所謂山澤通氣是也後天卦圖兌位正西其德爲說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所謂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是已然則先天象兌爲抱之澤其渟滀而弗流也後天德兌爲天之澤其滲潤而弗閒也孔子贊易於兌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所以明乎伏羲之易兩澤相麗交相滋互相溉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旣未易知其涯涘又孰克泛觀其瀾哉唯君子法之同類以相會同道以相資講之習之所以濬性命道德之源窮禮樂文章之委有所不容已焉且朔則兩月以

相依友則兩爻以相附取中卦義也講曰說論取口象也習曰重習亦重卦義也觀兌卦爻相重之畫明麗澤交相滋之象爲君子交相益之學不曰朋友講習謂之何哉噫每有良朋詩人嘆之獨學無友君子戒之世固有介然孤立於窮壤闢崖岸以爲高潰潔以爲深與世浮沉而甘於離羣索居自足泛泛之淺見匪求渾渾之深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有同堂而居共席而處握手相誓有如斯水似可尚矣然同流合汚而漸摩之義弗聞涉難行險而陷溺之患立至是皆於講習之功無與也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相須

以成者盍亦觀夫麗澤之象義哉若維嶽兌以說諸心澤以渫諸心必伊洛是泝洙泗是遡而涵泳道涯濡沫時雨其於朋友講習爲有徵也韓昌黎有云回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予將借其言以稱之則是齋爲非虛器

藝文

拙菴看山圖序　　上黨李維馨

山水佳麗武夷爲最次則太行東南壺關陵川之間也壺關縣東南一里曰林青郎致道別業聚廬而託處者數世矣鄉曰紫團乃太行絕頂若武夷之幔亭峯也世傳神仙所宅山曰紫團山洞曰紫團洞仙曰紫團師洞一名曰翠微洞中有潭曰白龍泓澄渟滙其遠近淺深皆不可測盛夏雷雲出於其中舊志云樂氏二女微子之後採藥於山中常栖於洞服食人參得道仙去宋政

和間勅賜冲惠冲淑眞人廟額曰眞澤其他殊名異迹不可勝紀東迤百里而近百丈原康節故居稍南孫登長嘯之所少北則隆慮也峯石峙靈草木秀潤翠松蒼檜淩雲千丈修竹茂林與山無窮葱蒨醲郁撥拂雲霞蔽虧日月名狀罔極羣山竦立芒角峭拔森若劒戟風淸雨霽乘興登覽使人神移目眩應接不暇如瀑布水簾垂虹噴日天巧接出五嶽三塗似難伯仲但人迹罕到未嘗表麗其勝景也大抵一溪一壑一盤一曲丹崖翠壁疊嶂嶒峰上接霄漢下瞰烟霧試一臨之毛骨聳豎雖洞天神府無以加焉致道毋憇於茲時令童僕挈

楂提壺或吟哦雲根或獨酌松下因而誅茅結屋扁曰拙庵於是乎奇嵒絕巘環列於軒戶之外几席之上仍命工肖形蠟屐幅巾野服藜杖自名曰拙庵看山圖諗予爲文夫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襄陽峴山蓋諸山之小者而其狀著於荊州豈非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以成其勝哉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是茲山待其人而後著紫閬山有待於致道以彰顯也致道博學多聞謙和儒雅胷次灑落襟懷亮敝不爲崖岸斬絕之行近功小利未易以動深明於易其吉凶消長進退存亡

之理自有繩尺嘗爲郡直學講明傳授他人莫及一領鄉薦以投牒自媒爲恥後不復出門人登第者恒有本末是時閫外得專封拜擢爲陝西儒學提舉亦弗屑就古所謂爵祿慶賞有不可致之人今復見矣自是以來年高而德邵學富而力行教授鄰里丁寧懇至將以傳其業也雖嘗觴咏於泉石間但遣懷舒興未嘗耽樂放蕩如晉人無檢束也好樂於斯者固以山之安重堅實與已志同安重堅實其道光明予於致道見之矣

## 拙菴記

阜城張文振

壺關杜敦氏儒林之師表也以拙菴別名字而爲號一

日過予請爲記予謂致道不風雲月露山川花木是取而惟拙菴是取不高堂大厦上棟下宇是居而惟菴是居可以覘其志矣夫菴草圓也且以拙言之拙巧之反也而乃自目之於予致道豈暖姝墨尿拙於時者乎抑嘐囂嗃拙於言者乎抑權曾木強拙於文者乎覩其方矩圓規仰高俯下隨時之宜循循雅雅謂致道之拙於時不可也博古通今偉談淸辨瀉江河之滔滔吐雲霞之變變謂致道之拙於言亦不可也揮毫對客覩人無前綿章繪句累牘連篇謂致道之拙於文尤不可也非拙謂拙意其何如致道曰吁子之破吾拙則然矣抑不

不知吾今日之所見也昔之時謂吾爲拙則忿然切齒謂吾爲巧則欣然而喜今之時謂吾爲拙則悅其知已謂吾爲巧則走而掩耳豈不聞復命歸根乃知物理霜降水涸始見涯涘與其巧而勞吾心孰若拙而頤吾神與其巧而奔走乎風塵孰若拙而保全吾天眞千言千中不如一默刻心鏤肺不如無識器宇軒昂不如退藏知識聰明不如坐忘吾欲用吾拙存吾道以養吾晚節子勿巧爲之說以破吾之拙也致道辭去庵中獨坐矮榻風清虛簷月曈

## 拙庵記　張伯安

巧視拙若愚常情也予獨爲不然夫才辨知慧灼無不知性之明也吉凶悔吝皆由順正所養然也君子知其性故養以正而吉小人不知其性故養以邪而凶理之常也所養既正而反是者時之變也處乎時之變而不失乎理之常惟防坡杜先生爲然先生性婉而不阿德直而不徑文正而不詭言辨而不佞行年六十爵祿未霑於身志氣未伸於時落落人世不知所以困頓其所居曰拙是果誠然乎曰非也雞鳴而起待漏東華珪璋滿前軒冕[illegible]而舌衡辨矜誇予於是時能耶否也奔走門牆[illegible]植桃李脅肩諂笑恬無愧恥車前拜塵

花村學吠一旦以勢驕人白日子於是時能耶否也逢
迎辨給甘口如蜜鄉稱愿人取媚權勢乘肥齊腴榮耀
閭里子於是時能耶否也文章藻麗詞句浮華雕蟲篆
刻捕織龍蛇務衆人口專事淫哇子於是時能耶否也
富盛貴極思亡寵衰盈滿不戒擁爲禍胎牽犬上蔡閒
鶴華亭躊躇徘徊奈何得存於是之時巧拙智愚始得
而分故抱甕澆畦不欲爲機餅士止歌利方孔多彼得
此失巧拙云何然則子當抱子之拙以全其生甘貧守
分以樂天命吉凶順正養而莫害優游乎義理之塲雖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於是拙多乎哉先生曰然子言

志也請書以爲拙菴記予於是書菴主壺關縣杜斅氏

致道記者上黨張伯安氏子壽昔次洪武癸丑春三月

也

楊參政墓誌　　王華

公字秀夫別號笑庵父能由鄉進士任東昌知府母宜人牛氏公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老稱爲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試高第主司錄以爲式明年辛丑聯捷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嘗使犒軍於獨石督餉於長蘆受芻於京場選婚於內帑廉公平簡後先一軌弘治改元上議國安民疏甚剴切未幾

奉勅處置湖廣紫荊諸關軍餉公復上疏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而減冗除蠹理不可緩語侵貴近識者韙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遷有淮楊督漕九江造舟河南視災之使俱建聲蹟甲寅進陜西司郎中時甘肅弗靖公奉勅整督軍餉將行上疏言備邊七事上嘉納之至則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與公同事許公素器公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因有白金文綺之錫以才任劇調雲南司主司兼治順天奸悍者傍窺弗敢犯尋以薦擢守嘉興改夔州在四川地僻民罷公為書諭之俾敦孝友倫禮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即罷

行之新廟學之朔月朔視學進弟子員講業有師道焉八
士咸慕其諸暨守官署支額完毀百廢俱興民飲江水
遠汲爲難公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即得美泉以公姓目
之屬太寧縣鹽井在萬山中距邑治三十里道阻於險
小舟入溪夏漲則往往觸米以鮮貴民多餓李公鑿山
爲道得任負往來民甚便之變吏多盜鬻移屬以圖賄
公置籍付諸邑俾驗而行宿弊遂息在甕五年人士感
慕至爲公作生祠貌公而尸祝之擢兩浙鹽運使剔弊
講利績効之方懋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改
兩淮公以浙治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司治舊在揚城

東淺艱守公乃崇墉固藏益防卒歼無虞君明年權參浙政講書經理將有施設而乃止是知公者重惜之以正德癸卯十一月七日卒爲春秋五十有四

張西林墓誌　　栗應麟

公諱鐸字邦數西林別號也與兄鍍乃出陶朱之室同升孔孟之堂文采光儀珠聯璧映人以元將仲將大宋小宋擬之鍍嘉靖壬午公乙酉相繼舉於鄉丙戌公連舉進士選入翰林庶吉士與平凉趙浚谷西蜀王象山平湖屠漸山東平王岱麓俱弱冠齊名培植台衡陶鎔中秘揮翰則風雲滿潤論心則蘭蕙吐馨經濟大成絃

歌小試丁亥出宰陜之三原歲屆祲辰事多旁午處今
容與剸決精明折強梗以秋嚴振弱莠於春育賑甦待
鰲澤逼饑民婚及愆期惠先窮士冠裳爲之增色紈袴
莫不欽容設庚考試陟司徒主事原人迎送出疆攀留
卧轍偃雙鳧於彤庭繫囿牡於征軺其遺愛可知矣庚
寅抵部郎校圖天府辨析魯魚監鹽江都滌清宿槖風
采著於臺垣聲光溢於淮海尋轉武選主事歷遷車駕
郎中銓藻清妍皇華杜濫賢不遺於推轂命維重於出
綸塵清九塞風動萬戶此文武之具而將相之階也庚
子乃出守於浙之湖州爲東南靡麗之地舟車輻輳水

陸要津盤錯舊號爲難治公來寒玉立氣奪繁華黿掣飈馳威馴豪右欽克徒於漏網察冤鬼於覆盆吏畏嚴於神明民懷惠於父母談經講學髦俊彙征咏歌著言琳瑯騈集雖文翁化蜀長孺治淮不啻過矣癸卯以內難歸田遂投散解綬頓迴鑣於中路收倒景於西林完葺先廬永懷安宅迎兄嫂於逆旅合子姓以同居終老育孤友于曲盡晚年卜居郡城與王鯉泉張鶴汀鮑南田王南野宿谷泉屈潞野結閒居之社於山水之間燕游啄言意頗眞率有瀟洒出塵之風且慕無窮之趣博覽軒岐星歷諸家得其要義嘗謂可窮者理不可爲

者命人未必奪造化也亦爲達生惜其所得止於所見而未及深入也公爲人性直氣豪剛介難合若不局於繩墨然質其平生偉行大節則無一不中矩度者與人雖山翁野叟荊簷茅舍莫不盡其歡退而叩其臧否盡宇宙當其意爲知己者無數人耳是故由進士而中秘由司徒而司馬可以觀才以中秘而出令以駕部而出守可以觀氣夫人情直則不能爲物所容豪則不能下人亦爲人所下大畜不盡獨復無朋君子惜之所著有西林稿警心要言全唐律詩明詩律選潮州府志壺關志若干卷傳於世

## 拙庵集序

崑山葉　盛

拙庵集者太學生壺關杜矩之所編也矩大父數在高皇時以耆年碩德布衣被召授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上旬累膺詔諭賡歌之寵名臣宋祭酒訥實數所薦引故具錄聖製爲一卷尊居其前平生著述多散逸其僅存者爲詩六卷爲文二卷數事行當在國史今存於家有狀可稽拙庵自命與凡出處交遊有題咏贈遺之作並爲附錄一卷殿其後焉矩恒持以自隨茲以公事來南中屬爲之序惟昔聖人在天子之位莫不以和陰陽順四時爲本先王之制今不復存然月令之書雖

在暴秦莫之或廢漢高有趙堯等四人各職一時舉所
施行政事恩澤封賞理獄論囚各有其時從而至於服
食之微亦必順四時亦必法天地所謂上自天子下及
庶民以之而治國家則身無害菑年壽永究所繫豈淺
鮮哉下迨唐人詠歌游衍之祭猶能以秉陽氣行時令
言之自時厥後斯道漸衰君臣上下疲精役神不出乎
瑣瑣事爲之末而治道之不足觀又何恠也我太祖高
皇帝以大有爲之資行大有爲之事有如數等待遇遭
際振古莫踰觀夫上之所以諭數之所以納忠薦士有
如此者則一時君臣之間腹心之密魚水之觀所以致

太平之盛能不於斯而想見乎聖子神孫詒謀燕翼垂
百年而承監弗愆宜哉盛於是編幸名德之有後重有
以感激乎高皇之盛休也於是瞿然有言而謹書之
勅山西太原府潞州壺關縣民郭麟楊慶路俊王
代昇王英牛聚巨王仕亨閆節路慶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米一千一十餘石用助賑
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爲
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五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
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正統六年正月初四日
壺關三老墓碑　　劉龍

予觀史冊記古人事有名存姓亡者有姓存名逸者亦有事存並失其姓名者歷世既遠簡冊磨滅傳寫脫誤變故推遷勢則爾耳存其一固幸矣間有事關名教人品高越後世所仰慕乃不獲識其姓名憾可知也故好古之士必欲訪其遺蹟參互考訂無所不用其極有以補之而後快於心焉按孝武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史失其姓邑之故蹟雖見郡志然實未得其地三原張君友直來宰是邑謂漢名賢不宜泯泯為千古闕典蓋潛心數載求之未釋也間嘗以公事遠出過一村曰崇賢意村以賢得名必有賢者出乎其間因以訪諸父老則曰

村左純山之陽有古塚不詳所自至則荒榛寸草無可
徵者或言此地耕者得一片石隱隱有字藏之近村古
寺取視則唐人令狐璋墓志也某序世系則曰昔先祖
茂夾輔周室光翼漢朝封爲壺關三老謚云徵君以茂
爲遠祖茂之姓當爲令狐矣顏師古註三老茂云荀悅
漢紀稱令狐茂不知於何所得及考漢紀乃止云壺關
三老並失茂字不知師古復何以得此又後漢書郡國
志引上黨記亦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
卒葬其山卽武帝末年上書訟戾太子寃者也前史失
其姓亦無徵君之號據璋誌則號與上黨記合而師古

未爲無據漢記傳刻或近時遂之豈璋欲祖茂取記爲譜系而附會之耶令狐爲姓罕壺關小邑蓋不多得雖漢唐相去之遠苟名賢後無絕則璋爲茂出亦理所有況其誌得於茂所隱山假令妄以爲祖身後之石何以特出此地其墟墓相聯居昭穆相承傳宜非自外至者但江充之禍漢與已百餘年三老之爲官必耆宿乃得周制五十命爲大夫夾輔文卿相之職今跨秦而上雖在周季據上書已老之身逾股肱先任之日亦無慮二三百歲胡不倫如是也況璋所取在姓不在壽使三老未及事周當止以光翼爲言夾輔之談可無庸矣此則

不可曉者或謂周末賢者避世若圯上老人呼留侯孺子後不復見疑爲鬼物乃三老董公遮說僅一見於册其年皆不可考籛鏗孔門所稱而壽閱夏商之世亦安敢謂其必無也哉又按高帝四年舉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置以爲三老則三老亦不皆耆宿璋旣欲祖茂後其名壽誇示後世吝亦有之所惜班氏號古良史不能爲三老考姓太史公足跡徧天下最漢儒博雅與茂同晉產且目擊巫蠱之事而本絕不載觀史者類以先入爲主曰遷固尚然餘復何望雖紀於上黨志於郡國著於漢紀畧無究心焉者坐是故也張君乃

千載後復得璋志雖遙遙華胄難以取必而茂姓益有徵其高蹈之所首邱之地皆因以考見非其懷賢好古物色之表章之何日完是曠古之闕典哉自今過者歛衽起敬或低回不能去歲時伏臘將有以蘋藻祭者君實爲之書於石喜三老之遇也若其訟太子寃爲漢家國本綱常計則史備載前人有論予可畧云

壺關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呂柟

三原張君益之子年友也既爲壺關痛士子之弗振也乃於文廟學宮次第葺理咸登完美復創建名宦鄉賢之祠立城中及村落社學三所而又督之以規課示之

以前歲士皆彬彬然向進異時邑鮮科第自君至後壬午舉三人乙酉舉一人且連舉丙戌進士選為翰林吉士皆此邑百餘年所少有者也於是壺關人士感君無已且謂君治壺關於其民撫善懲姦慈諒嚴果並行不悖有古循吏風乃遂以學記來請嗟乎壺關潞之隷邑也而靜林紫團之秀參積羊腸之奇正梯槲林十八盤之險皆諸邑所無則亦羣山之會而淑氣之萃乎其為顯者三老茂著於漢左相苗晉卿盛於唐元帥任志父子節於元太子賓客杜斆暨夫榜眼郭御並重於明初英哲繼聞遠過黎潞豈其盡得高深之助哉則亦上之

人有作之者耳今茲壺闗蓋非異時矣其後之興者殆必藹藹多士上下不可以媚天子庶人者乎夫物理無盡貴在思身以爲知道路無窮貴在定心以爲行若乃化出無常志存有恒則又諸士子所大進於古之人者是吾張子所深欲也宣聖殿重修者五楹廡及重門亦皆煥新豆籩簠簋改造琉璃爵斝爐鐙錫爲之饌堂號舍罔不申飭工始嘉靖癸未之春落成甲申之秋董其役者陰陽訓術閻思協以相成者縣丞張經主簿徐環典史吳淮教諭胡淵訓導張銓上官楷法皆當書

## 西林草堂記

長洲文徵明

吳興太守張公壺產也壺之鄣名山修亘萃蔚戟峙障列草堂一區鳳凰麗其陽樂祠鎮其陰佛耳表其西南鸞山迤其西北沃壤衍拓可田而食豊樹翳合可蔭而息平望有松亭檜結氤氲翠重者山之西林也公昔擢茅治蓁爰搆精舍以處陳圖列史分藝考則揚純儒之素言究聖哲之元德人傑地靈連舉嘉靖丙戌科進士筌冀之羣爲時偉器由翰林吉士累官出守湖州敦化醇俗士欽其德民樂其惠公顧身被纓紱心慕泉石不以出而忘處進而忘退乃介陸給諫粲屬作西林草堂之記噫達哉公聲績茂著登陟未艾退處非其時也顧

乃與懷舊業不溺於仕其視今之從宦者以官爲家罔計所歸亦遠不侔矣西林有八景別述贊於後其陰森秀翹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照耀朝夕四時之所更代惟公以虛襟高度領畧於元冲之表未可紀也公他年功成讓能賜老其中治蔬灌園出所藏書訓子若孫或置酒高會與西林之逸人投壺彈琴無所不樂者是西林也於公之藏修可以方李供奉之匡廬范文正之長白於公之引退可以方裴晉國之綠野司馬温公之獨樂園地以人勝將播傳海內雖與四公媲美夫何過哉歌曰晉之墟兮壺之曲山合沓兮水涵蓄

敝荊扉兮葺蘿屋中有人兮發其藏揚蘭芬兮耀龍光懷舊棲兮不能忘桂樹兮何團霜霰下兮夂以寒美人歸來兮樂千萬年

壺關縣重修縣城記　　張　鐸

嘉靖庚子秋八月賊寇西鄙肆貪婪也擄掠無厭越辛丑壬寅連歲大舉上黨震驚皇赫斯怒事下廷議核功罪擇官守集兵糧增堡寨禦戎安民曲爲之所歲癸卯寇騎窺伺不敢復逞廟謨淵塞民始有寧宇矣先期雲坡李侯以甲第銓吾壺邑首値多事憂形於色謂城匪堅胡守財匪勸胡營弗營弗守其能邑乎孰爲富而好

禮以相子城凡禮勸若干人董厥役爰及中產各展其物乃擴舊基甃以磚石城之上外雉內墉可騎可輿令出惟行逾年而城完言言崇墉惟壹頹之侯志斯懌其僚佐相與伐堅珉紀成事辱不鄙顧遺鐸而委重焉人亦有言曰邑介山阻鑿井泉孔艱即寇至出入汲爨胡所於利剏巨役重費於舊貫何予曰不然常變時也重輕勢也審勢以權事通變以濟時斯難於始而貽休於終古之人不務驩虞不求近功凡以此也惟思患預防事事有備今欲以防寇鈌然無備若曰寇曷至胡容役民以叢怨容臾臾僥倖於萬一毋乃玩勢廢時而溺

入於難乎且財者民之心也恩者怨之府也以其財治其事任事任怨有司之責也吾聞之爲而不恃成而不居侯聲實懋昭且久遷去畏時有警民或以干城頌遠大之政恩義在人侯亦討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得民也又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言得政也諸向義者分役於公捐資廢時他日尚當有崇奬以勵後人法皆當書祀於石俾有考焉侯名用敬字仲學號雲坡辛丑進士青州之益都人

西林自製草堂記　張鐸

西林者何以地號也草堂者何結茅林麓示幽寂也人

或議之曰西林子以弱冠登甲科達而敏優於政矣不思貶損行權以階膴仕乃抗直忤時避恩歛怨年當强仕顧戀戀草堂獨行爲潔其爲志不已隘乎西林聞而解之曰夫志以嗜彰行由分定故饜芹怡暄者野農之高致也選聲兼味者富貴之餘事也語不云乎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異時西林備位郎署握符郡邑夙夜在公者分也今茲放歸左右圖籍棲息草堂者亦分也大雅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西林將移媚天子庶人者以媚厥心故嗜學以彰志履素以昭分堂之作如是而已堂凡向凡三楹扁曰研經語具在研經堂記中左爲齋曰

致用待士之窮經者右曰養正以爲子弟正句讀前爲
坊題其上曰西林草堂統言之也堂之側翼以小屋各
一坊之側翼以小屋各二由坊而西向爲吾如樓者一
取夫子吾不如老農老圃之義西林耕灌以自給不可
一日廢農圃其寄望茲樓以受成也在夫子則可不在
西林則可如如於此所以弗如於彼也樓之下曰外門
備司草堂之出入凡百步許以達於家嚮晦晏息惟其
時呻吟佔僤惟其適卽物起興存乎感倬彼草堂可以
約身心可以豁性天環顧林巒圖書出爲對越墳典師
友寓焉塵鞅不繫鉛槧日親起予何藹匪耽歸休匪希

明農知其才之有不堪而力之有難勝因返吾初服以遂其志而安乎分易曰利幽人之貞詩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其庶幾乎

壺關縣重修文廟記　張鐸

吾邑先師孔子廟創自元季宣德間緣舊修飭迨今又百二十禩矣中雖數更圬墁僅支傾圮嘉靖戊申夏六月段侯莅止覩廟宇之就頹也喟然興懷亟圖作新時以用匱民疲日事摧會歲己酉春三月適監察按部至面咨計宜遂伐官木若干檄府若縣移帑銀若干於時遴董任役徒傭築基惟崇掄材孔良凡宿罷舊樣無所

於厥不六閱月踰故易新煥然改觀戟門兩廡以次就序猗與閟宮巋數十百年規也尊既竣學諭王君宸學訓韓君昇薛君東儒暨庠生楊瀾張時敏衆善繼輩相與徵記於予予作而嘆曰務因循者憚締搆樂簡易者厭經久一切目前之政要非所以爲訓也故致力於神者畧則教政於民者苟焉而已矧崇功報本化理用基時祀月謁制與攸重而顧以欹傲仳瑣從事漫不加省是褻廟貌爲虛位忘神冕所自出也侯斯役也知先務矣由是而肅穆對越以致如在之誠崇祀以宜教新廟以作人俾絃誦日奮髦俊彙征壼之人文當有丕昭於

異時著矣予昔爲諸生時登降於斯以徜以獻目擊蕪陋恒慄慄然冀有請也乃今嘉樂成功焉莫爲大述後將奚徵因漫識歲月如左侯名錦字美中別號三泉丁未進士東郡之恩縣人也

## 壺關縣重修廟學記

明　宿椿

壺關迺古黎侯之地春秋時屬晉至秦始置縣隷上黨地形高聳羣峯環合分野參井之宿其民儉其俗淳來牧者率多英俊之士政行化洽靡不自興學校始壺之有學自趙宋時始建而廟之設乃漢之先創於各郡焉先時天下有學無廟自是廟與學而並建之所以崇聖

祀育人才觀法有其地矣迨我明稽古建學教養士庶
洪武初呂侯士安視前傾圮始增修焉繼是者卿焉侯
興葺雖世代不同而崇祀重本之意未始不同迨嘉靖
丁未叚侯以進士擢宰是邑釋奠孔廟環視木竊瓦摧
乃裕財鳩工絢彩輪奐一時改觀其廡與諸學舍謀畫
已周方圖修葺值部檄徵風憲之選自是再繼者急於
簿書未暇綜理比己未歲覃懷何侯登第首銓茲土莅
政之初遂以興學育材爲急務仰視殿成孔安獨於他
所未及不無缺畧之嘆於是重修明倫堂五楹及大門
儀門二座棟宇翬飛煥然爲新復闢儀門外地創立敬

聖祠極其華麗乃以鄉賢名宦二祠舊寄附鳳書院春
秋供祀未便於是改建學宮設主於中望之莫不起敬
齋號解舍基址已定至於聖製敬一亭創建雖久猶欲
廓大其規模何侯丁外艱戒行其所未備者獨不有待
於後乎於是邑丞李侯時用倅武侯相相與贊襄乃偕
教諭劉君承芳訓導國君壽馬君體雲庠生牛繼先張
鳳梧任應翔楊承勛樂于從事走書徵文梧不工不敢
沒善竊謂紀事貴求其實與學宜推其本不求其實者
謂之誣不推其本者謂之悖誣固不可垂後悖則得罪
名教將以誣天下之人而趨於末二者世之大患也方

今皇上敦敘彝倫崇奉祀典天下共仰文明之化何俟乃能崇廟建學激勸人材有以祇承眞可謂賢有司矣爲有司知重學校爲生徒宜知作養互相砥礪以求無負崇建之意殆見懿獻致道揂敏諸賢迥然傑出相與賛化端不有賴於斯耶段侯錦恩縣人何侯永慶懷慶人俱進士是爲記

## 遊紫團山記

明　栗應宏

嘉靖戊子秋七月予東遊紫團山自五龍信宿而至道路窈窕穿林木而上者幾十里及慈雲寺有僧數人邀予觀元人三十六景詩碣在墻根仡仡然散且缺矣由

慈雲石磴硈屈攀巖而下者復幾里則袤然福地爲雲蓋寺山勢四壁巉兀盤繞諸峯挺峙競秀而變形望之鬱然葱葱西連王屋東銜林慮諸山南北相拱帶跨青蓮白泉之勝斯爲太行樞要也及抵寺憩數日山僧導予遊循石徑南渡溪由東峯入屏山遮地即爲參園已墾爲田畝久矣歷西筆峯緣石而出時藥物纍然幽香杳至復西轉觀瀑布瀯淙成流即采藥坐石濯足飲泉而歸復數日山僧言西峯石局予忻然從之盤條竟步陟兩峯間其地砦夷可屋予意宜置石室記刻于此忽飄風颯至西望大谷煙暝蒼翠泉聲洽洽幽禽間作

予愴然久之卽所謂瀑布者造峯時立此得徑觀焉週左右顧盼百景俱美神爽而氣逸飄飄然有丹臺石室之想峯巔峭峻聞有弈局覆松焉北轉觀磨崖碑旁數石孔僧云舊有招涼亭于此復有故咸平間餘趾至則臺砌頹沒基礎相枕藉斷柱石已俱樸于水中惟蓬籬繞匝牛羊棲之而已如昔人詩所云者多不可得予然後慨然嘆曰悲夫鑿山石壘土刻木彼固以為無窮之觀而山川獨乃如此草木種種得在醫籙若所謂經營一時傑然酣適于此中者今則惡覩其為誰也悲夫沒世之懼吾安得不重有感于斯遊也乎

## 壺關縣修鑿龍雨池記

明　武有備

龍雨池傳言在縣北寺左蓋爲濟民用而助文風所係甚鉅豈宜湮塞顧開鑿有時修起在上壺之昔也風景未壞士多顯達民頗富饒後漸極衰疲人心危懼焦思幸值大府劉公祖甫下車即急圖興學育才導利養民洪恩滲漉自郡及邑而邑侯梁父母將究宣德意莫或滯壅者也故事務之暇因闔學呈舉修復舊景乃云天地間至足者水此獨不足鑿池其急務乎始難其地則庠生陳尚賓尚資以義輸既慮費無所出不得已而申請蒙批勿以爲民者勞民令計所費府發銀五十餘金

侯乃躬為經理託勞乎尉委金鄉紳倚而咨揭募而工
壯開鑿數日見舊跡顯然可循刓厥底止則大石居中
水門卽山麓其石級疊浪之奇宛若天造週計五畝餘
深計三丈許加以伐石甃堤鐵柵杜穢府金之外侯復
自捐閱四旬而後功告成焉夫縣之境羣峯環翠北方
則龍溪山也山形偏西故左建龍鬚橋橋東卽龍雨池
也山以龍稱龍以水神古人命名意固有在第湮塞不
知幾何年而一旦疏通豈非地脈湊合天運開霽人謀
協吉歟自縣西北之水不至激瀑無情渟瀠而風景運
澄清而取用饒波廻而錦纈披空涵日月呑吐雲霧

幾他時必多龍翥蛟騰霖雨天下者乎一舉而士民還盛則固不朽之偉功無窮之德澤也不可無記庠生鄉約衆徵言于備姓名不具具碑陰備愧不文謹撮其實更相延頸而望曰公祖地理擅天下安得山川有靈徵神鑒剖秘藏使古跡盡復破壞完修則壺受福寧有涯耶若其防壅除淤振育永久則又深冀于後之莅斯土者

書郡乘山川志後　明　周一梧

志所載山川畧備亦萬分一耳然猶未著其奇即五龍鹿谷望也奇莫若紫閣其西二十里有鳳臺山二仙沖

翠處也西來諸山至此忽變莊嚴峭拔之形翱翔飛舞之態列爲屏障水聲樹色鳥語蟲聲業已脫凡界而近仙都矣從此穿溪門徑陟險登危傍崖則藤蘿垂幔席地則蘭蕙鋪茵至於山之巔則萬壑疎風群峯冐日其環衛趍拱之狀如三軍屯塞萬馬游空重重嶂外一望海天杳然無際旁有翠微洞即紫團眞人面壁之所洞口僅容一人傴僂而入轉身而下側足而行倏高倏低倏寬倏隘不但十二重關且見三千大界其間山水與人間無異而其水源如縷如綫如盞如碗石髓瓊漿沁心洛脾其氣上騰爲鍾乳融結如梹榔葡萄穗其垂垂

至抱者如玉柱大者合抱秀者如人形坐者如瞿曇立
者如阿修羅蹲如虎豹飛如游龍閃爍變幻不可得而
名狀已亦多旁穴岐徑旋轉即迷必藉鄉導深闇必藉
燭甚至燭不能然故從來未有窮其際者僧曰直透太
行外數百里亦未足憑紫園之麓如縷分界列爲丹崖
古木懸空異根插石殆不可以尋丈計其下瀑布懸流
如噴玉如垂虹其溪如帶如環如箭遇平沙則漫衍遇
絕壑則飛奔衝激成潭滙爲龍府其湯湯而往者重山
難障終古如斯也崖之廻合處爲度世之關若陡絕處
爲避世之桃源寸雲觸石即靈雨滂沱深谷之中有陵

雷絕頂之上有烈日至若羣芳織繡則心醉蓬壺六出
堆瓊則神清元圃朝暮四時令人應接不暇有如此但
其地落一偏人跡罕至無錦心綉筆闡揚盛美則山之
奇有幽禽潛蟄知之耳鳴乎白雲深鎖谷日常封無亦
山靈躭寂不欲競奇勝於人世也歟

牧羊說　　牛恒　武功人

壺地多山饒芻牧利山翁有號萬羊者俗目其牧羊備
日僕槐堂子過野逢其老者問日僕乎牧亦有道乎胡
爲蓄於隣邑與對日野人不識他事自吾祖以來老於
牧矣業倘專攻藝緣世精故主翁弗吾棄也毎見隣邑

牧羊者任悍僕恣箠擊良者罔弗戕也任懦僕耽嬉戲狠者弗克制也兼瘠於饑渴殞於瘟疥困於寒暑折股裂蹄於狂奔盡氣故其羊日亡二三月亡十五比歲而亡者過半矣吾牧異是揀水草卽養也聆音聲察病也葺圈牢防逸也剔毳毛順時也入康莊散行徐入阡陌序行疾嚙田者撻其背觝藩者截其角觸邪者表其直跪母者錄其孝歉茁者豐其料久之吾諳羊心羊諳吾意振鞭而動應聲而止朝引出暮引歸一豎前驅吾尾其後摩肩垂首旅進無譁斯時吾亦樂甚倚杖歌曰羖䍽在山兮綿羯在田吾復任性兮物得其天牝牡如雲

兮月計以百而歲計以千富歸去翁兮吾獨得其貫直
錢沽酒狂歌兮用以忘吾年槐堂子聞而善之曰以僕
之牧道可通於六畜乎曰可昔者秦非子牧馬百里奚
牧羊陶朱以孳息致富率精是道也然六畜猶家產也
今夫鶴以凌雲之翮鹿以躐山之足牧得其道獨弗見
與鷄鶩爭食牛驥伏櫪乎然鹿若鶴猶恒產也今夫龍
凭風雲下水土世有豢龍氏是龍亦可牧也然龍亦物
耳今夫民愚而神寬牧易慢猛牧易殘通吾牧道良者
弗誅求狠者弗優假則流亡附戶口蕃雖有健訟漁貧
武斷里閈者曰將革面歛足其疇敢奸其鬮由是當道

薦焉天子嘉焉庶可以稱為善牧之官槐堂子喜而識之曰吾聞牧羊也因得牧民之說以歸

治壺論　　光州方應明

余初授壺關未視事聞壺關之民健能制有司法而去其官諸當道未有不疾首以難予者予弗然夫有司爵於朝分治於邑監之以司道糾之以兩臺有定分也以豪民而制有司法去其官是非制有司也制制有司者也然諸可制而有司之法必不可制予有法在予何好易而惡難為及

莅任受乃事察風會之所趨而去其甚酌其宜予之所劾者又健民也蓋字中有四

民羸民敝械民詭健民爭平民馴豈民有異性而茲生
多族哉蓋風會之流各從其土剛柔偏至莫能一視上
矯民以變民而不知因民以變民則民易健而獲險在
內夷在外雖十堯不能爲治何者天惟健故能運人惟
健故能立羸民急其生而俗殘械民琢其姓而俗彫平
民隨其波而俗靡健民振其氣而俗悍悍者盛之機也
節孝之變也鼓之以利則貪鼓之以義則廉科之以猛
則力爭而不平降之以禮則心競而思戰故何子曰善
治者使民畏法勿使民畏吏民畏吏而不畏法民始有
以用其健民畏法而不畏吏則民雖惡死不怨木石民

雖貧生不仇囹圄何也民死於法而不死於上則健亦無所用之故吾之所好者健民也蓋健民固雷厲而風行者也然則吾惟慎守其法足矣而何以仇吾民何憂吾官第自今以往有犯吾二十四禁者即以所犯等其罪

